

HUANGJIANGZHONGCHANGPIANXIAOSHUOJI

黄江中篇小说集

黄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HUANGJIANGZHONGCHANGPIANXIAOSHUJ

黄江中篇小说集

黄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黄江中短篇小说集

作 者:黄 江

责任编辑:张秀枫

责任校对:张秀枫

装帧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宏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387-1512-6/I·1406

定 价:28 元

执着的文学追求者（代序）

——黄江及其作品印象

朱 晶

黄江是个沉静的人。都说南方人活跃，善于表达自己，他却不是这样。静静地坐在一旁，话很少，甚至那双秀目也不显得灵活，但宽阔的额头与众不同，似乎表明了他的聪慧。我在长影主编《电影文学》，1991年改稿会上他就是如此，接下来十年间几次见面，我的印象依然未变。

真正认识他还是通过他的剧本。当时，我决心多给那些基层的业余作者一点帮助，可他们手中的剧本却很难挑选，黄江就是能在《电影文学》上发出处女作的少数作者之一，以后他又陆续有几部

剧本发表。虽然黄江的电影剧本未能投拍，但他的写作表现了一定的潜质：一是选材有自己的视角，作品往往蕴含较丰富的人生意味；二是笔致较灵活，敢于逼视灵魂的痛楚和人性的隐秘。

在我离开电影界后，黄江仍然常把他的新作寄给我。电影的不景所，愈发减少了业余作者成功的机会，而他并没有放弃写作，在电视剧和小说领域又进行着新的努力。据我所知，黄江由于早年遭遇文革，生活动荡，只读了五年书便辍学；仅仅少年时期受过父亲一些熏陶，后来的写作全靠自学自悟。而当我拿到几十万字的《黄江中短篇小说集》书稿时，不免感慨良多。我深知黄江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这部沉甸甸的书稿，虽说称不上煌煌大著，可确实是他多年劳动和心血的结晶，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所寄托的真情与追求，对于作者及其知心者，应该说弥足珍贵，有其独特的价值。

《黄江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四部中篇和一部小长篇。中篇《父子岭的传说》、《金枝》的背景是文革时期的浙江农村，中篇《清水衙门》、《欣然》和长篇《梦醒》展示的则是改革开放后的江南水乡、城镇和南国都市色彩斑斓的世俗人生。

作为文革题材小说，《父子岭的传说》和《金枝》并未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也未涉及上层政治。情节完全在社会底层展开，穿插若干历史片断，重点宣叙普通人的命运与人情。我以为，这是黄江小说集中思想和艺术最完整、最有特色的两部作品。

《父子岭的传说》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村革委会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小说开头，因与一群婆娘纠缠，这个柏支书让人觉得挺窝囊挺低气。可接连几遭成功打击横行乡里的刁民恶棍：“以恶惩恶”捆了县公安局长儿子“强盗阿三”，以毒攻毒治了“笑面虎”张

九华，将计就断了“独眼龙”的“争霸”案，于是官威大振，父子岭乡民人人叫好。而《金枝》通过建国前水乡田园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剖现了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人们心灵的苦涩与荒芜。小说中的陈阿四，负载着沉重的人生痛苦，却时时形之于调侃，反倒加重了人物的沧桑感。当年陈家的女仆娟子，在一片死气与阴暗的大宅院里，尤其鲜亮脱俗。作品中娟子反抗管家沈妈一段，写得十分精采。娟子，“白净净的极漂亮”，全院子里属地勤劳和爽快。她一边洗衣服一边给阿四讲自己的脾性：“行船三块板，不是吵来就是喊。我们全家驾船在太湖里打渔谋生，野蛮惯了，受不得人欺。”这时，沈妈又来分派活儿了，从“沉着脸”到“声音变得极尖细”，可“娟子不理，呼呼啦啦……衣服在搓衣板上叫得更欢”。陈阿四难堪地替娟子说情——

沈妈不再理他，转对娟子吼道：你这个狐狸精，你仗了谁的势？啊！你骚得不行，老娘非要抽掉你的骚筋……

娟子双手一掀，哗一声倒掉一盆脏水，侧脸乜着沈妈，冷冷地说道，就你沈妈文静，不勾引男人，怕是年轻时就被人抽掉骚筋了吧？沈妈顿时被噎住，愣了片刻，旋即一蹦三尺高，吼道：你……你个小婊子，竟敢骂起老娘来了。一弯腰捡起井台边的扫帚就扑向娟子。

你敢动我！娟子毫不含糊地抓起了搓衣板。

两部小说中，语言的活泼老辣，人物的传神点染，足以证明了黄江创作的才能。《清水衙门》、《欣然》和《梦醒》所描绘的太湖

之畔、羊城都会的世俗行状，尽管缺乏足够的深度，然而那金钱演绎的一出出丑剧，那沉浮于商潮、命途多舛的芸芸众生人性之扭曲，还是刻画得逼真而沉痛。

黄江具备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文字功力，故事写得曲折、流畅。但叙事结构、语言节奏等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病，特别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把握还缺乏经验和创造性。这要靠黄江在今后长期、刻苦地阅读和写作中认真琢磨和体会，争取不断改进，渐入佳境。我相信，黄江不会停止自己文学上求索的脚步，我期待读到他新的、更有光彩的力作。

2001年8月8日于长春

目 录

执着的文学追求者

——黄江及其作品印象(代序) 1

中篇小说

父子岭的传说 1

清水衙门 49

金 枝 97

欣 然 148

长篇小说

梦 醒 210

作者小札 342

父子岭的传说

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父子岭村，东临太湖，西拥群山，新长铁路、京杭高速公路和 104 国道皆从村中通过。小村乃交通咽喉，三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古有耿炳文十战香山九战敖山的传说，今有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挺进苏浙皖边途径父子岭动人的故事。非为本篇题旨，暂且放下不提。

春秋战国前这里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是一块不毛之地，就连旧时的官驿道也是从长兴西边的槐花坎和白岙的互通山通过的；而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湖山，是一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传说三国时孙权任过阳羨（今宜兴）令，他的一个马弁放马来到西太湖畔的敖山，看到这里山青青水碧碧，于是开了小差，从宜兴城

里带了一个女人来到这里。在敖山下的一个小岭山腰住了下来，在这里开荒种地，不久便有了一个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贫却很和睦。儿子四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从此，父子俩仍旧在这里住了下来……后来，这里慢慢地便有了不少的人家，后来的人家便把这里称为父子岭。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六、七十年代期间，父子岭村一千四百余人口村民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掌握在一个貌不惊人的柏家富手中。柏支书虽说长相不丑，但说什么也称不上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柏支书的婆婆，那长年累月上山下田劳动的老婆，是一个大脚婆娘、奇胖，很难谈得上漂亮，令人羡慕的是她下身的心心眼好，生有一双好儿女，是龙凤胎。在柏支书死后，兄妹俩同年参加高考，双双榜上有名，哥哥考取北京大学读书，妹妹考取清华大学读书。他们兄妹俩长得绝对是郎才女貌，却一点不象柏支书的模样。村里人常跟柏支书这样开玩笑：“柏支书！你的儿子女儿一点不象你，是胖嫂偷野老公养的吧？瞧你儿子那模样儿，多象那年下乡的老米……”听了这戏言，柏支书却从来不计较，还微微一笑哩。有时，却也反唇相讥：“……我今夜抱你新娘子睡觉去，依勿要吃醋哉！”

父子岭这地方，南起香山，绵延麒麟山，北有兰山接壤江苏大港东塘。小村呈畚箕型略带倾斜座落在西太湖畔。铁道上汽笛长鸣，火车隆隆……公路上喇叭声声，万车奔忙……倒也添了小村繁荣昌盛的景致。香山、敖山、兰山，还有界牌头都是看太湖的好景点，这神奇的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为小村增添了十分浪漫的情调和野趣。如今，这几处景点还为小村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先前，小村的先人们大都集居在小村的山坳里，他们靠采茶、摘杨梅、伐木、捐竹、种桑养蚕，栽稻……当

然，也有人驾船过太湖去无锡、常州、苏州做生意的。民国二十二年（1937年七月）这里修了京杭国道。再朔前，从小村的敖山过香山，绕敌楼湾、响溪涧、上埠、过斯圪，绕父子岭北上到界牌头是一条唐朝开辟的官驿道，亦是车马行人络绎不绝。那上埠村有一座凉亭，常有官轿在亭前歇脚，坐在亭中纳凉享清风还是惬意不过的。当今，村里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极喜欢在亭中聚在一块谈谈往日的“王二相公庙”“通天茅草”“毛二毛三洞”的传说。还谈讲些旧时亭边的酒家、肉店、烟馆和妓院……他们当然也忘不了谈讲过去这里的土匪是多么的猖獗、凶残……土匪强盗频繁地光顾父子岭，他们掠夺了财物，掳走了村里稍为有些姿色的女人和大闺女，从而使父子岭当今还留有那些所谓的绿林好汉们众多的后裔。

如今的父子岭其实不再有亭子，不再有旧时的酒家肉店烟馆妓院了。然而，村民们有不少在湖边环山公路旁开饭店的。当然，也有明宿暗娼，饭店成了那些风流司机们的夜总会；成了那些不要脸的狗男狗女们打情骂俏、寻欢作乐的迪斯尼乐园。这只是小村的一个阴暗面，只是暗地里以服务周到服务到位为中心，大把捞钱为目的。父子岭本村是没有堵汽车的姑娘和卖笑卖身的女人的，而今的刘支书这样说，村民们也这样说的。但是，在当年，刘支书的前任柏家富支书却极喜欢与他们的村民们极放任地开玩笑，说些疯疯癫癫痴痴迷迷的话儿，那主题是永恒的；一旦说起笑来就没完没了，不管有没有女人在场，其内容都离不开女人……那柏支书说话有些口吃，与人一道说笑，总免不了骂娘：“我……我戳……戳佢的祖宗……我戳……戳佢的娘，我搞倒佢的姐……”只要他嘴上能沾点点便宜就会微微地笑起来。他的微笑又会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平时，只要他一遇上漂亮的娘

们，柏支书就会纠缠调笑：“今晚，我上侬家去睡觉……”说着，他还要去摸一下那娘们的奶奶子，以图心和手上的快活。小村的女人们大都被他摸捏过。当然，柏支书对她们没有动真格。村里的女人们，她们谁也不见他怕，或骂道或调笑：“……你敢再摸，我告胖嫂去……”或者说：“胖嫂来了……”她们都知道柏支书怕他老婆胖嫂。有一回，村里的十几个曾经被他调戏过的妇女，久有积怨，恰逢杨梅熟了的时候。十几个妇女正走上山坡采杨梅。那是在翠竹间生的林子里，正逢柏支书走来，她们搞突然袭击，一窝蜂冲上去，硬是把柏支书给放倒了。施加一阵疯狂的掐、拧、捏、扯……把柏支书弄得浑身麻酥酥、痒兮兮的乐不可支，胯膛里的命根子也硬脖脖地突兀起来，把个大裤裆撑得高高的。这群泼辣的婆娘们索性按头的按头，扭手的扭手，压脚的压脚，她们齐心协力剥下了柏支书的衣服和裤子，丢进树林里……十几个妇女，你掐一下，她捏一把，弄得柏支书欲哭不能，欲笑不出，就这样连精液也给这群发了疯的婆娘们硬生生的捋出来了，溅到了她们的头上、脸上、和身上……她们先是一愣，然后疯狂地大笑起来。柏支书却害羞了，只见他双手捂着那命根子光着屁股蹒跚进林子里。

“柏支书！不能进去啊，黄梅天林子里有毒蛇……”

这话音未落，林子里却传出了柏支书凄凉的叫声：“来人呀，我被毒蛇咬了，救命啊……”

妇女们连忙冲进了林子里，她们打蛇的打蛇，采药的采药，救人的救人。

一女人惊叫起来：“不好啦！那毒蛇咬在了那家生头上……”

一个叫阿月的瘦小女人颇有经验地吩咐道：“阿琴你人高马

大劲大，你就死捏牢那家生，不要让蛇毒回上身……”几个女人围拢来，将几种草药递给阿月，只见她把草药塞进嘴里用牙齿嚼烂……然后吐出来，将草药敷在他那被毒蛇咬伤的龟头上。阿琴脱下一件花褂穿在柏支书身上，还脱下一条裤子，小心翼翼地套在他的双腿上，自己只穿一条短裤……她们七手八脚地把柏支书抬了回家。

胖嫂在家接到丈夫，坐在床头好生伺候。这个有名的胖泼妇，一句脏话也没骂。也就是那天开始，连续下着大雨……柏支书躺在床上，念念不忘地叫人把村里住在危房里的两个五保户搬进生产队的仓库里……

村里人都说柏支书平日里极喜欢与婆娘们厮混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嘴上无聊，一张臭嘴说流话而已，他却从来没有和村里的那个女人发生过一次性关系。这一点来说，柏支书是过硬的，他的雄性欲，全都是泼撒在胖嫂自己名正言顺的夫人身上了。也有人说柏支书老不正经，跟村里的那个女人困觉都不要紧的，这里山高皇帝远，官不究，民不告，只有天知道。这乡村的风流事儿，那个男人不干？更何况柏支书还是个支书官哩！

柏支书还有与男人们扳手腕的爱好。在村里，他的手劲最大，全村第一。他有一副好牙齿，他牙齿能咬住筐绳吊起一箩谷来；他双手能吊起三百多斤重的马达来。他曾经于自己手劲而获得了小村的威望。村里人大都很怕他，怕他发火，怕他发火了双手攥紧拳头打人或掐断了脖子。可柏支书从未以此欺人。有一年，那是开长兴港的那年。全县劳力集中在箬溪两岸，为了土方，丁家桥人和李家港人打起来了，柏支书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社员，可他义字当先，以一当十，他一口气摔倒了三十几个李家港人，却始终没有打出一拳。就是这场文明的打架风波，惹来了当

年的县委书记王平观看劝阻。从此后，当年只有十八岁的柏家富认识了这位一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地方父母官，认识了全县的第一把手。那一年，柏回村后也不知为了什么，打一架后他竟然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自古都有说太湖美。然而，父子岭的湖光山色更美。敖山有敖山的传说，相传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夫人宋美龄曾设铺设地毯走上敖山，站在敖山上看太湖，看太湖里的莲圩墩，看太湖里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香山高于敖山，风光景点更美。须晴日，站在香山还能遥望太湖东北角的马迹山，和朦朦胧胧的无锡锡山惠山和鼋头渚……香山上还有香蛇的传说……

相传，小村人大都长得体面，村里的男人们女人们也都长得有模有样。早前，父子岭村有陈、王、刘、张、柏、谈、沈、杨等统总不到十姓人氏，旧时却也出过姓杨的武状元，出过姓陈的道台大人……新中国成立后，仅有三百多人的小村，五十年来，就文化而言，却出了一百多个大、中专生。人口从三百多增长到一千四百多人。由于这里有山有水有田有地，从江苏苏北等地迁来一批移民户，给小村姓氏增加了数十姓。那些外来户，大都是很穷苦出身，他们都很勤劳……他们从外地来到父子岭这块风水宝地（父子岭本名斯圻，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苏杭，便是斯圻东塘。斯圻归属浙江，东塘归属江苏宜兴大港乡管辖）就再也不走了，他们象钉子一样钉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后代。柏家富的父亲就是外来户。做父亲的卢日开原是苏北人，本不姓柏，孤身一人来到父子岭当长工的，后来做了木渎柏姓氏的倒插门女婿改姓柏，养下了柏家富兄弟和一个妹子。柏家富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亲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还供他读了初中二年书，后来遇上大跃进，便上了长兴港工地……之后入党，先是当

了大队出纳员，尔后当大队会计。一九五九年老支书去世，他成了村支书。当年的乡党委书记刘志彬力排众议，才把柏家富扶到了村支书这个位置上。那回，柏支书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当了一次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带绿帽子的“王八”。这与他那年被女人们戏辱蛇咬有关。

柏支书夫人胖嫂，又矮又胖，屁股有稻箩那么大；走起路来，屁股屁颠屁颠的。人各有所爱，柏支书就是喜欢她那大屁股屁颠屁颠扭动的特别韵味儿才娶胖嫂为妻的。胖嫂未婚前是个胖美人，胖得象座肉山，是个人种，且胖得很有些悲壮；恰似天造地设的一副观音娘娘模样儿，她这特别的大胚胎，活生生一尊活菩萨。村里的长舌妇嘲笑地说道：“村支书夫人好杀肉吃，好卖好价钱。”柏支书却说：“去去去，你们没有文化，你们不解风情；奇实，胖也是一种美，胖是丰满，丰满才是美中之冠，丰满叫丰腴美，你们懂吗？”

原来，胖嫂在做胖妞时并不那么胖，是结婚以后，生下了一双儿女，生产后才益发发胖的。现时，她的胖很有韵味儿，她的胖空前绝后。那一年，县里来了工作组，其中有个姓米的组长没老婆，说是他老婆生小人死了，他的女人也是个胖子，生产时送到县医院就断了气，一下子去掉了两条人命。米组长是个大学生提拔起来当局长的，长得很有模样，四十几岁，却一点看起来有这般年纪。柏支书很客气，把县里派下来的米组长接到了自己家中住且好生招待。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有一天夜里，胖嫂竟然送货上门，摸进了老米住的房里，自作多情地：“老米同志，不，我该叫你米组长，我来……”她看着老米的脸痴迷迷地笑。“你来找我有事情吗？”“……我们那个好么？”“你说什么好么？”老米故作不懂。“我来……我听你们工作组的人说，你老婆去世很多年了，

你一直还没有找女人，我想，你一定很寂寞的……”“我不寂寞的，我喜欢下象棋和看书，我还能下盲棋哩……”胖嫂打断地：“我又不问你会不会下棋，我也不管你会不会下棋，我是说我们那个……”老米渴望地望着她点了点头。于是，胖嫂就自己解开了衣衫，露出了两个白生生的大奶奶，两只丰乳嘟噜噜地荡颤着，老米就把头埋进胖嫂高高突兀的双乳间……后来就发生了那样的事儿。

就在那夜偷情后，那老米还后悔起来，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干那样的事儿对不起他那死去的老婆，也对不起待他亲如兄弟的柏支书……谁料，胖嫂用手捂住了老米的嘴，说道：“我不要你说这些吗！这几天，我那男人去了无锡办事，三天后才回来，这你知道的，这人生能有多少光阴，我们何不快快乐活活一阵子？”老米却说：“我来问你，你和他生育了儿女，你和我这样，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柏支书么？”她说：“这能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呢，说到底还是他对不起我，打从前年，他蛇咬伤后，他下身的家生就不行了，我这是活受寡呀！今天多亏了你，我真的很快活，你让我又尝到了男人的滋味……”

后来，胖嫂和老米夜夜偷情。再后来，这事就给柏支书发现了。那一夜，胖嫂和老米赤裸裸地搂抱在一起做着那事儿……柏支书一掌把门打开来，冲了进去：“哼！捉奸捉双，这回你们跑不了……”胖嫂不顾羞耻，用自己的胖裸身子死死地抱住了柏支书，喊道：“老米同志！快跑……”老米当时吓得面如土色，却他别忘了快跑，他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还是穿着裤头连夜逃回了县城。那夜，柏支书象法官似的，亲自审问了为他生儿育女的爱妻。

这本来就是一桩极普通的男女奸情案，也并不怎么激动人心，却也极吸引人，这人世上，还能有什么事儿比这男女之间的

风流韵事更吸引人呢？

那夜，已是半夜三更，月黑风高。柏支书把胖嫂捆绑起来，只给她穿一条宽松的内裤，嗡嗡叫的蚊子群吹起冲锋号，成群成阵地向这肉山发起了轮番进攻……不但她那胖墩墩的肉身沾满了黑压压的蚊子；就连肥臀的丰乳上也叮满了黑压压的蚊子。反之，胖嫂却毫不在乎，就连哼都没哼一声，心想：这下可好了，给蚊子叮瘦些，身子瘦些或许还更好看些。末了，她竟然打起瞌睡来。这时，柏支书在厅堂前狠狠地磨着一把杀猪的尖刀，磨好后，只见他走近胖嫂，一脚踢在胖嫂肥硕的屁股上。胖嫂这才勉强从朦胧的瞌睡中醒来，她望见了自家男人手上的尖刀，她却毫无畏惧地：“你就杀死我吧，反正我是你老婆，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你杀死了，我就是你柏家真正的媳妇了，我就成了你柏家的鬼了。不过，这件事于老米同志无关系的，是我不要脸送货上门的，也是我逼他和我干那事的。你也想一想，我一个女人家逼人家男人，男人敢说不吗……”柏支书大声吼道：“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不要脸，偷人家县里来的干部。”“我是不要脸，可我怜惜他，我可怜他，他人生得那么好看，我眼热他，我爱他，所以我把身子也给了他。”“你相想，他才来几天，他对你好吗？难道你就那么相信他？”“我说不清楚，反正，他把身子也给了我，我想，他不坏，不然，他怎么能当上国家干部。假如你肯跟我打离婚的话，我就去跟他……”“啊”一声惨叫，柏支书把锋利的尖刀捅进胖嫂的臂膀上……只见柏支书神经兮兮地跑了出去。

夜，乡村之夜，一片静谧，偶尔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忽然，整个小村，村街上传出了柏支书神经兮兮的叫喊声：“我家胖女人偷野老公喽，大家都来看喽，给我捆在我家堂屋里喽！”

听见这喊声，村里有不少人披衣从自家屋里走出来，走向柏